

蒹葭往事

林汐 著



蒹葭往事

JIAN JIA WANG SHI

林汐 著

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CHIEF EDITOR _ CHENXI LAKYL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[FROM CASTOR]
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[CA@ZUIBOOK.COM] / COVER ART _ FREDIE.L [FROM CASTOR]
TYPESET ART _ ALICE.L FREDIE.L RJOBIM [FROM CASTOR]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蒹葭往事

JIAN JIA WANG SHI

林汐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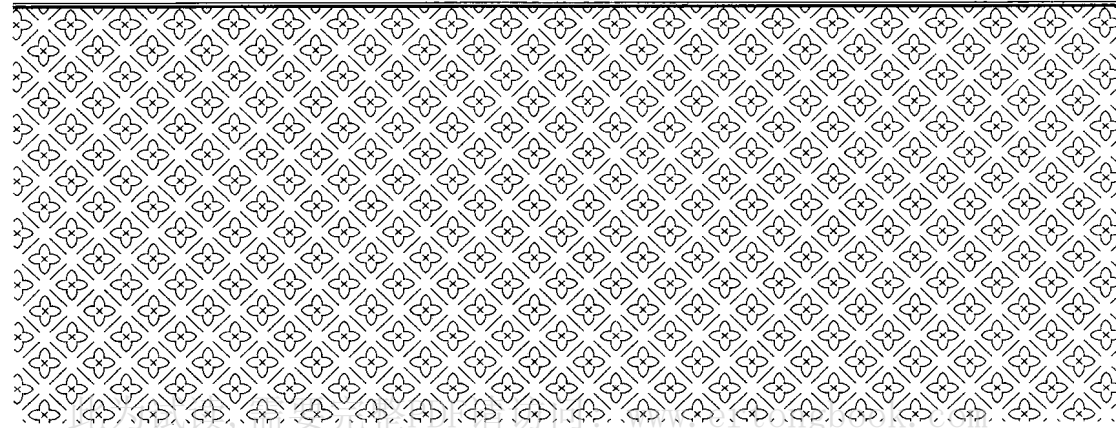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CHIEF EDITOR _ CHENXI LAKY.L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HEN [FROM CASTOR]
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[CA@ZUIBOOK.COM] / COVER ART _ FREDIE.L [FROM CASTOR]
TYPESET ART _ ALICE.L FREDIE.L RJOBIM [FROM CASTOR]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献给我的父亲母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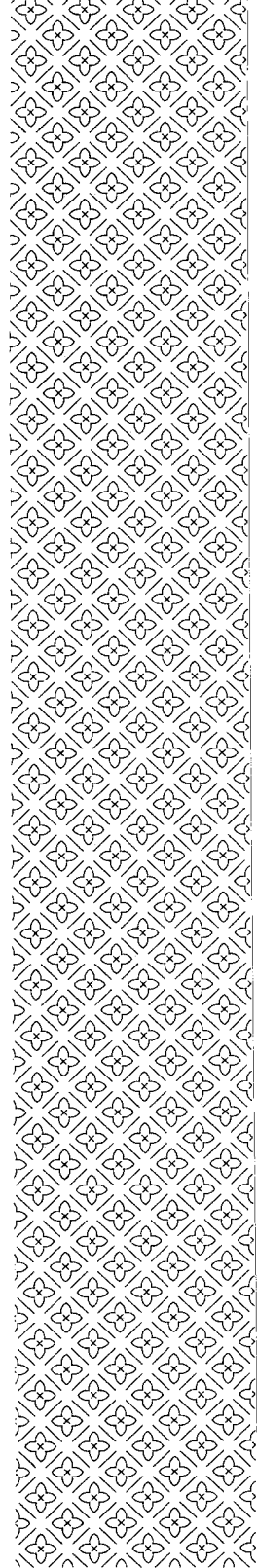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总是容易让你们失望但矢志不渝爱着你们的女儿

CONTENTS 䄂

之一〈光阴有续〉	〇〇五
之二〈霁月难逢〉	〇六五
之三〈雷声渐远〉	一一五
之四〈流日东去〉	一六九
后记〈岁月不知人间〉	一八六



之一 〈光阴有续〉 ※



A1

乔苡旌走在机场，打开手机的同时手机铃声就响起来，她按了接听键，听到对方说：“出机场后左转。”

“好。”

走出机场左转几步，就看到一个容姿艳丽的女人冲她招手，她拖着沉重的箱子走过去，对方几下接过来，放进车子的后备箱里。乔苡旌忍不住笑，“你还是力大无穷。”

程莲颂转过身，捧住乔苡旌的脸响亮地亲了一下，“真不容易，总算舍得回来了。”

早就习惯了她的热情张扬，乔苡旌也用力抱了抱她，“差点儿就回不来了，我睡过了头，差一刻就赶不上飞机了。”

“让我看看你，”程莲颂拉远了距离，皱眉看着她已经洗褪了色的衬衣，还有乱糟糟扎成一团的头发，忍不住说，“你去的是伦敦还是刚果？”

乔苡旌笑容加深，“你就别挑剔了，不是说睡过头了，还有那些行李，打开你就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装进去的。”

“真是够了。”程莲颂一脸无可奈何，快手快脚地把乔苡旌推进车里，简洁地说，“回家。”

到了程莲颂的住处后，乔苡旌洗了个澡，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程莲颂看着她点点头，“顺眼多了。”

乔苡旌坐下，程莲颂又仔细看她，除了眼角眉梢添了几分成熟气外，基本没什么变化，但还是忍不住说：“你皮肤粗糙了。”

“连这个你都注意到了？”乔苡旌没好气，“我哪儿顾得了这么多，毕业前一堆事，又是论文又是签证和机票的，熬了好几个通宵，怎么可能还好得了。”

“今天帮那个人为你接风，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
“用不着，”乔苡旌不在乎她的话外之音，笑着说，“回来前跟以前的同学约好了，一会儿赶赴他们的约。”

程莲颂愠怒真假参半，眼睛圆睁，“你真拿我当司机，还是以为我这里是宾馆了？”

“跟你熟嘛，”乔苡旌嘻嘻哈哈，“就以熟卖熟啦。”

听她这么说，程莲颂也撑不住首先笑出来，又说：“你们真是一个样。”

乔苡旌不接茬，狡黠地问：“你是说谁？”

“我自言自语。”一脸“受不了你们了”的表情，程莲颂转移了话题，“我原本还打算跟你聊聊。”

“有的是时间，”乔苡旌若无其事，又笑笑，“我应该会在你这

儿住一段了。”

程莲颂想了想，最终还是说：“你真不打算回去？”

“目前确实不打算。”

“目前是多久？”

“在我想好跟他怎么说之前。”乔苡旌笑着，别开了眼睛。

和旧同学定的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个日式酒馆，乔苡旌乘出租车过去，顺便重新打量了这个城市，变化并不大，只是商业区更加繁华。掀开酒馆的帘子，里面一大群人静了一下，看到是她又闹开，簇拥她到座位上。是高中时候的同学，认识多年，感情自然不一样。说说笑笑寒暄了一通，一来一往间每个人都满面红光。彼此聊起近况，乔苡旌讶异竟然已经有人结婚生子。

和老同学话总是说不完的，很快就到了十点多，招呼服务员又上了一次酒，席间依旧热闹没有散场的意思。

其中几个上了艺术院校的同学忽然说：“苡旌，我们几个打算租个小型展厅，办个艺术展，你这四年肯定有不少作品，要不要一起来？”

乔苡旌有片刻愣住。

看她为难，另一位同学也怂恿说：“来吧，凑凑热闹也好。你比我们专业多了，可能来的人还多点儿。”

“喂，你用不用那么妄自菲薄啊！”另一个捶了刚才说话的人一拳，一边问，“苡旌，来不来？”

“我帮你们打打杂工倒还可以……”乔苡旌有些抱歉地笑。

“你也用不着这么谦虚。”刚才捶人的林冕转过头来，温和地笑了笑。

“不是，我已经不画画了。”乔苡旌终于抓到他们说话的空隙，

那几个人开始以为她是想推搪，听到这话猛地转过头来。

乔苡旌淡淡地解释：“我读的是新闻。”

“怎么说不画就不画了……”他们的面色无不遗憾，最遗憾的当是林冕，他喃喃道：“太可惜了。”

相比来讲，乔苡旌要释然得多，“不提了，好不容易见面说这个多扫兴。”

就这么转到了别的话题。

席间林冕看她数次，目光含意复杂，开始乔苡旌没有注意，后来目光碰上了，乔苡旌从容地举杯向他致意，给了他一个包含安慰的笑容。阔别数年的陌生感慢慢消退后，酒桌上完全乱了，推杯换盏间身边的位子换过好几拨儿。感觉肩膀被拍了拍，回头一看是林冕，乔苡旌笑着说：“真没想到你也在。”

林冕喝了一口酒，侧过头来说：“我听到你来也吓了一跳，以为你还在英国呢。”

“今天刚回来，前一个礼拜接到消息说要聚会，就过来看看。”

林冕露出一个笑容，很轻微，“那今天算是来对了。”

乔苡旌刚想答话，周围的同学凑上来拉他们一起向某个人敬酒，大概是因为他的孩子刚满月。谈话被打断，乔苡旌和林冕都没太多遗憾，从善如流站起来举杯。转头看林冕时他正朝自己点头，乔苡旌也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。

酒局散时已经过十二点，走出来后发现天空一片铅灰。乔苡旌在路边和一群人露出深浅不一的笑容，轮流握手道别。轮到林冕的时候，抓住她的手暗暗使了使力，多加了一句，“保重。”

乔苡旌用力回握过去，“谢谢。”

听到雨点扑到窗上的声音，乔苡旌醒了。

昨天上午和以前的几个朋友出去玩了一天，晚上又被另一拨人拉去酒馆，三点多回来只顾上脱了鞋，倒床就睡了。

现在稍微一动就觉得头疼欲裂。正在床上僵着，房间门开了，程莲颂倚在门框上，好整以暇看着她皱着一张惨白的脸，说：“醒了？”

乔苡旌试着睁眼，只能痛苦地半眯着，口干舌苦，抱怨都说得有气无力，“你进来也行，出去也行，但关上门，太亮了……”

程莲颂看来心情很好，听了她的话没动，声音清脆，“你也该醒醒了，已经下午三点了，刚才乔执来了电话，让你晚上回家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乔苡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睡盹散了大半，立刻问：“他知道我回来了？”声音里有丝颤音都没发觉。

“只有你觉得他不知道，跟他住了那么多年还不了解他？你回来转天他就得到消息了。”

乔苡旌恶狠狠地看着程莲颂。

“不是我说的，”程莲颂举起手，语气中带着幸灾乐祸，“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，不过你也在我这儿躲了一个礼拜了，现在当受则受吧。”

乔苡旌觉得头嗡嗡响，朝空中挥了挥，“我再躺会儿。”

门刚被关上，却又被推开，乔苡旌不耐烦地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今天好像是你生日。”程莲颂放软了些口气，“生日快乐，你再躺躺。”

心里一动，乔苡旌来不及答话门又关上了。原本打算睡个回笼觉，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会儿奈何思绪越来越清晰，睡意退得无影无踪。眼前和脑子又都是乱的，她费力地走神儿，“果然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。”干脆一个翻身坐起来，等待头中的晕眩过去，缓缓站起来去卫生间洗漱。乔苡旌看着镜子里自己宿醉未消的脸，面色青白晦暗，幸亏没有浮肿，睡了一个对时眼圈仍是黑的。她十八岁离

家到英国读书，浑浑噩噩大半年，期末考试临阵磨枪，一个星期只睡两个小时照样神采奕奕，晚上还有精神和同学去酒吧庆祝，现在不过四年，就换了一个面貌。年轻和衰老真是一点儿过渡都没有，苦笑涌上嘴角之前，乔苡旌拧开了水阀。

程莲颂看乔苡旌衣着整齐地从卧室走出来，笑了笑，“猜你也是睡不着了。”

“你就别看笑话了，”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，乔苡旌拿了清水仰头就喝了一杯，再说话声音里的嘶哑退了许多，“我先这样回去，行李过几天再来拿。”

“都可以啊。”程莲颂把切成片的面包和拌好的沙拉摆上桌，“你先吃些垫一下，估计今晚你不大会心情吃饭。”……现在也未必吃得下去，程莲颂看着她的脸色，心里暗加一句。

“嗯。”乔苡旌轻声应着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撕着手里的面包，直到发现面包渣已经掉了面前的小片桌子，抬头对程莲颂抱歉地笑笑。

程莲颂不易察觉地叹气，“最近几天你都回来太晚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工作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“已经落实了，回国之前我就投了简历，谈妥了大半。前几天和报社的总编见了一面，过几天就上班。”乔苡旌喝一口浓汤，虽然以程莲颂一直的厨艺来讲这肯定是即冲的，但也让胃缓和了大半。

“那就好。”程莲颂也放心一些。

乔苡旌不再接话，慢慢把手里的东西吃掉，把最后一口汤喝完，往后一靠就听到程莲颂说：“出国留学而已，但四年都不回来，也太绝了。”她声音缓缓地说着，没有责备之意，“现在说这些也晚了，只是没必要那么为难自己。”

动作一滞，乔苡旌一带而过地说：“只是课业太忙，又中途转学。不补习不行啊，假期都泡给了图书馆，想回来也没办法。”

“你换了专业的事，乔执还不知道吧？”

“嗯。”一想起这个乔苡旌头更疼。

“他知道后不晓得要怎样发作，”程莲颂拍拍她放在桌子上的手，面色非常同情，“你辛苦了。”

乔苡旌开起玩笑了，“怕什么，大不了就再回英国。”说完就拉开椅子，“我回去了。”

“这不还是下午？”

“早死早超生，”乔苡旌穿好外套，冲她笑着挥挥手，“等明天打电话给你。”

程莲颂听着一声门响，她说“如果真能留在英国，你就不会回来”。这句话盘旋在喉口，最终不忍心说出来，化成了一声叹息。

走出程莲颂的公寓楼看到外面的雨线，乔苡旌才想起自己刚刚就是被雨声拍醒的。没有带伞，但好在现在雨势也不算太大，她快步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了地址，过一会儿，又提醒道：“沿路要有花店，就停一下。”

乔苡旌抱着一大束勿忘我按响门铃，过一会儿传来脚步声，伴随着门被打开，她终于看到乔执的脸。他皱着眉，开口就说：“回到自己家怎么按起门铃来了？”

乔苡旌微愣，他这么一说仿佛不是四年没见，倒像是从前她放学回家的口吻。他平常熟稔的语气，聚起所有乔苡旌脑海里关于往事的潮水。她回过神，怅惘得如大梦初醒般。旋即笑着，也像往常一样，叫他：“爸爸。”虽然这声称呼听起来毫无诚意。

乔执依旧皱眉，看她莫名其妙地先是怔住而后又嬉笑起来，随后发觉她身上的湿意，“怎么连伞都不带？”

“是啊，外面好冷。”乔苡旌趁他躲闪不及直接拥抱上去，把头

放在他的颈窝，感到他皮肤上有种温暖柔和的气息，她分外熟悉。

乔执僵硬一下，缓缓把手放在她后背上。气氛在他突然的轻笑中稍微缓和，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。在乔苡旌刚刚放松以为蒙混过去时，就听他的声音赫然一转，凛然起来，“你好大的本事，连转校都可以不告诉我了。”

乔苡旌听到他蒙了一层冰的语气和话里的意思就想到一个词，“完蛋”，身体彻底僵住，只能死命埋头不出声。乔执把她拖进屋子里，却不再提刚才的话题，只是说：“你浑身都湿了，去洗个澡，我把花插起来。”

乔执先转过身往屋子里走，没回头，但声音里充斥着山雨欲来的镇定，“然后给我讲讲，这几年你都在做什么。”

乔苡旌又洗了一个澡。行李都放在程莲颂那里，从柜子里翻找睡衣时发现只有从前留下的，不是卡通人物就是粉红色，现在的年纪穿已经让人脸红。最后套上一件衬衣，也是以前的，但还算合适，裤子有些许短了，好在不太明显。原本想得稳妥，但现在她只觉得自己脸都是僵硬的。

下楼后发现乔执坐在沙发上，印象里他一直是坐在这里。现在换了一件上衣，想必是刚才的被自己弄湿了。茶几上放着棋盘，看到头发湿漉漉的乔苡旌，声音已经恢复如常，说：“过来陪我下一盘。”

“哦，嗯。”乔苡旌走过去，棋盘和棋子都已经摆好，她脑袋里一片混乱，只是随手乱下，脑海里不时出现乔执以前说过的话，甚至连自己小时候陪他下棋时耍赖后他正色说“举手无回”的样子都出来了。一连输了几盘，乔苡旌彻底投降，把棋子往棋盒里一扔，“不玩了。”

乔执不无遗憾地说：“我还没下够，跟你下棋总是特别有成就感。”

“你说的成成感是源自我的挫败感吧。”乔苡旌说，拿了一颗棋

子放在手里摩挲，抬头看到自己带来的那束花插在瓶子里，蓝紫色格外娇艳。

回来得匆忙，一直没来得及仔细看这个家，现在静下来，乔苡旌让眼光一寸寸地掠过，发现除了墙缝有些发黄陈旧外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甚至没有一幅新添的壁画。

完全就是多年来乔执式的固执。

“爸爸，”她喉咙发紧地开口，“我下星期开始上班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乔执说，回应乔苡旌疑惑的目光，“你的入职信寄到家里来了。”

乔苡旌才猛然想起来，前几日到《假日》时要填写个人资料的表格，她想也没想就把家庭住址填上去了……是她大意了。乔执看着她顿悟和懊悔交错的表情，从容不迫地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大一下半学期我参加了英国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，很顺利地通过了，所以就……”乔苡旌咬咬牙把后面的字说出来，“就转学了。”

“你已经学了将近十年的画，又有天分，就这样放弃是不是欠考虑了？”

乔苡旌苦笑，“恐怕只有你觉得我有天分，我已不像从前那么自以为是，”她一语双关地说，“我知道自己不是这个材料，不如找新的出路。”

“但你连和我商量都没有。”乔执慢慢地说。

“会有用吗？”像是以前的每一次，乔苡旌反驳得有心无力，她说，“我一直都知道我志趣不在此，在绘画上更没有你敏锐的触觉和天分，成就……根本是不可能的。”她不知怎么说下去，低下头，“让你失望我很抱歉。”

乔执平淡地说：“你是说我一直勉强你了？”

棋子已经在手心中焐得温热，一股乏力感袭来，乔苡旌分外痛恨这种感觉，忍不住提高声音，“那你说我又能怎样？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我根本不是学画的材料，不是是你的女儿就得跟你一样。上一次反抗被你送出国，四年里你没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那这次如果我与你商量，你是不是打算告诉我永远不要回家？”她猛地放低声音，“又或者，你会说，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家。”

乔执侧过头，毫无起伏的眼神看得乔苡旌心里一凛，乔执说：“你就是这么认为的？”

乔苡旌看着他的脸色，不由得放缓口气，“你不得不承认，在绘画上我确实资质平平。尤其是留学以后，我发现我对颜色的判断非常迟钝，在同学间实在汗颜。转入新闻系后，课业得心应手许多，我开始试着给国内的杂志写一些小说，反应还不错，后来被出版社找到，过些天也会谈签约长篇的事宜。”趁着乔执渐渐缓和，她接着说，“既然我在画画上没有天分，也说不定我一技之长在这里。闲暇时我也会写写画画，但少了压力，岂不是更好？”

说完觑着乔执的脸色，他已平静下来，但仍没有放松的迹象，以乔苡旌的判断他这时最容易下一个惊人的决定。沉默半晌后，乔执面色平静地说：“随你吧。”

乔苡旌悄悄深呼一口气，这关总算过去。

乔执站起来，简短地交代：“你穿件外套，我们出门。”

“去干吗？”乔苡旌还没有回过神来。

“你去程莲颂那里住了一个星期，接风酒都喝了好几拨了吧？今天我可什么菜都没有准备……之前光顾着生气，一天没有吃饭。”乔苡旌发现他的动作如以前一般克制，说话时绝不手舞足蹈。见面后乔执第一次对乔苡旌展露了柔和的笑容，打趣地说：“你打算就靠冰箱里那几个罐头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？”